



天津工厂史丛书

天津第一座发电厂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天津工厂史丛书

天津第一座发电厂

——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厂史

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天津發電三廠是天津的第一座發電廠，到現在已有50几年的歷史。

它歷經了許多次變遷，法國資本家、比利時商人、日本財閥、國民黨統治者，他們都在這裡施展了滅絕人性的伎倆壓榨工人，來裝肥自己的肚腸。

可是我們的黨，早就在這個發電廠里播下了革命的種子，因此儘管工人們受盡了剝削，但始終堅持着不懈的鬥爭。他們的勇敢，他們的智謀，都給了敵人沉重的打擊。這部廠史就生動地記述了這些壓迫和反壓迫的鬥爭史實。

天津工廠史叢書

天津第一座發電廠

中國作家協會天津分會 編

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錦州道6號)天津市審判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6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河北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65/8 字數117,090

1960年4月第1版、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—28,100

天津工厂史丛书序

“天津工厂史丛书”的编辑出版，是想把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間，天津工人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，做一个初步的总结，以便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。

工厂史的写作，是由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倡议的，并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赞同，和广大苏联作家和工人的热烈响应。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期间，苏联工厂史的写作活动，在高尔基亲自主持下，获得了丰富的成果，对苏联的工人阶级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，整理和保存了大量有关苏联工业发展的宝贵史料，还培养了一批为数不小的优秀的工人阶级作家，成为整个苏联文学队伍的组成部分。

天津工厂史的写作活动，就是受到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启示，在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帮助下进行的。一九五八年，是一个伟大的、难忘的年代；中国人民以巨人般的步伐，跨过重重困难，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。天津工人写作工厂史的活动，就是在这样的年月

G024/1/2

开始的。工人们意气风发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劳动，同时，回忆到了过去的黑暗年代，悲惨生活以及英勇的斗争，而更加鼓足干劲，为彻底埋葬旧生活，和迅速建立新生活进行了胜利的战斗。

“天津工厂史丛书”，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精神特征的反映。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来说，大部分还是旧生活的回忆，但其中已经包含着有觉悟的对比：包含着对于已往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光荣自豪；而且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。就这个意义上说，一九五八年工厂史写作活动的发生和发展，正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空前提高，革命热情高度昂扬的表现。事实上，写作工厂史活动的实践，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不但发动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提供材料和进行写作，并且每一篇优秀的工厂史作品的出现，都立即变成了良好的工人教材，随时随地起到了鼓舞和教育的作用。同时，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众性的、工人阶级集体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，涌现出来了一批积极的、有才能的工人作者。

在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，各工厂党委积极领导了这一工作。因此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，获得比较大的成果。工会、青年团和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、学生，都是这一活动积极赞助和参加者。不少的作家，直接参与了编写和整理工厂史稿的工作。

“天津工厂史丛书”，就其内容来说，是丰富的；就形式来说，也是多样的。但是，这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，

是群众性的创作。关于它的许多想法和做法，以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，都还不能说是成熟的，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步解决。但是作为天津工人阶级在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斗争，在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感情，在撰写工人阶级伟大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中，他们已经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。

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

一九五九年六月

目 录

上卷 变迁志

- 聚在望海楼教堂的后面..... (3)
- 第一次罢工——争双月..... (10)
- 第二次罢工..... (16)
- 第三次罢工..... (34)
- 从西洋鬼子手里转到东洋鬼子手里..... (57)
- 跟日本鬼子斗..... (61)
- 血 债..... (70)
- 又是一个朝代..... (78)
- 包身工..... (87)
- 解放之歌..... (107)
- 电厂年青了..... (110)

下卷 人物志

- 温兆宾..... 温兆宾 口述 (121)
- 裴树林..... 裴树林 口述 (130)
- 焦登润..... 焦登润 口述 (135)
- 于庆云..... 于庆云 口述 (141)

于文富..... 于文富 口述 (152)

馬增惠..... 馬增惠 口述 (158)

于恩源..... 于恩源 口述 (167)

赵树才..... 赵树才 口述 (185)

王庭芳..... 王庭芳 (191)

卷 上
志 迁 变

100

100

躲在望海楼教堂的后面

金鐘河、大清河兩条濁流終於在天津的心臟地区汇合了。它們并成一股更大的水势泄入海河，蜿蜒地向渤海灣流去。这三河相結的地方叫三岔河口。几百年来，几十年来，一直到今天，它都是天津的水陆要道；是内通外达的樞紐。

守在三岔河口上的，有座远近馳名的望海楼教堂。这座青砖砌就的教堂，實質上是一座变相的碉堡。法国教士为什么单单看上这块地方，那是别有用意的。因为望海楼的鐘楼可以修的很高，法国神甫可借撞击鐘声之便，了望三岔河口上的船舶往来，以及对岸督署、衛城里外的动静。平时是文化侵略基地，战时便是一座控制水陆要道的大寨了。不过，法国侵略者的算盤打得并不如意，望海楼教堂兩次被激怒了的人民群众給燒光。特别是第二次，1870年5月（同治9年），因教堂戕害嬰兒，群众激憤，當場打死法国領事丰大业，成为举世震惊的“天津教案”。这场教案虽然由清政府奴顏卑膝，砍了十五位劳动人民的

頭顱，給帝國主義找回一些面子來，就此結束；但是做為火燒望海樓的導火綫，那塊埋死孩子的亂葬崗子——“修女坎”和“小鬼庄”却成了法國神甫的一塊心病。吃了苦頭學了乖，法國鬼子不敢再向坎地裡埋死孩子了。光這樣還不行，人們總管它叫“小鬼庄”，這個名兒在這個地界帶刺激性，對於教堂的影響還是不利。再一說，在他們看來，“小鬼庄”還是可以換錢的土地呀！怎麼能讓白天花的銀子扔在地上呢，得想法子呀，一晃三十年過去，這才由法國駐津領事館的一位高級職員兼商人叫克立孟·布吉瑞的出面，向清政府交涉，要在“小鬼庄”坎地上蓋起一座發電廠來。當時的北洋大臣是袁世凱，自然唯命是從。於是就在1904年簽訂建廠條約，並圈購了附近的一些坎地，一共用地250畝左右。這個法國人並不是獨資，是聯合比商世昌洋行一起訂約的，營業的區域以天津城內的鼓樓為中心，圓周六華里以內為限。這個世昌洋行的股東是誰，原來就是比利時國王王室。當時投資額很不小，是電燈電車一起辦。後來布吉瑞又另辦法租界電廠，整個移給比商了，所以這家公司的名稱叫“比商電燈電車有限公司”。因而人們後來簡稱這家電廠做“比國電燈房”。

電廠開初只有鍋駝機兩台，發電量每小時才一千瓩。1906年開始供電，發電量很少，主要是供官銀號城裡一帶用電。別瞧電量不大，可是買賣做得霸道，真稱得起是一本萬利，電費簡直和掠奪一般，貴的邪行；據當時給比商總辦做翻譯的職員講，這家小小發電廠賺得的利潤，有個時

期足供比利时全国军队軍費开支还有余！乍听起来，好像有些玄乎，但是細算一算賬，却是半点儿也不假。我們就以这家电厂在比商时期中間阶段的一年（1928）来算算看吧。这一年发电厂的发电量平均起来，每小时可以发电一万碼，一天廿四小时共发电24万碼。这些电卖给用户要多少钱呢，要兩角五分錢一碼电。一天廿四小时就是六万元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恰好是1836万元。当然啦，发电量不可能每小时都是高負荷，減半計算，也很可觀了。再說它的发电成本要用多少呢，每一碼电的成本（包括人工、煤費、設備折旧一包在內）才合一分多錢。請看看外国資本家賺的是多少倍的利錢，这还不算，那时候，按一个电表先要交20元錢的押金，用户用电在四碼以下的一律月收一元錢，四碼以上的才按兩角五分一碼电折合，里折外拐，它的利潤真是連滾帶翻呀。

比商对于中国职工的統治是秉承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手段分而治之的。工薪一律按日薪算，小工是每天兩角，临时工是兩角五，职员每天由五角到八角不等。工头是直接騎在工人头上的，給的薪金比职员还多，由一元到一元二角不等。通过几次罢工斗争，工人的日薪上升到平均七角到八角，职员由一元五角到兩元。职员和工头还額外管房子住，灯水全不花钱。仿佛这是一塊香餌，引誘着人們往上爬，越是騎在别人头上越有好处。把职员和工人严格的区别开。在工人之間，他們也还是分而治之，利用方牌和圓牌的不同，硬把工人划成兩堆。挂圓牌的是长期的，正

式的工人，这些工人还能享受一些正式员工的福利；另一种是临时工挂方牌的，干一天说一天，那就什么都享受不到了。自然，这部份临时工，活不少干，钱却少拿，看着正式工未免眼热，总是尽量多做好做，盼望升为正式工。正式工有这么一帮临时工等着挤进来，当然也要战战兢兢，嘀嘀咕咕了。鬼子通过工头还经常在这里面制造一些矛盾，生怕工人们团结起来，手段可是毒辣了。

比商的待遇和中国人比起来，那简直是一天一地。驻厂的总办和副办的待遇高到每天要15元到20元的工资，厂里还供汽车用、三个侍候他的佣人、一人一栋三层楼房。公司总办的薪金每天要30元到40元，汽车楼房都更加讲究之外，佣人增加到五至七人。虽然他们要中国人侍候，吃中国厨子做的西餐，可是中国人却不能直接给他们送饭，他们嫌中国人脏。专为送饭设计了一个升降机。当他们需要吃饭的时候，一按电铃，饭就从楼下送到楼上。吃完之后，一按电铃，杯盘碟碗就又从楼上降到楼下来了。中国人是轻易不许进屋的。

因为发电厂是开在望海楼教堂的后面，又是利用“小鬼庄”坟地盖起来的，所以一开头就和教堂里的神甫有着不可告人的瓜葛。教堂里不少神甫，经常开了后门，悄悄溜到这里，和这里的总办们一起大吃大喝，乱搞野妓。

当时河北一带，除去望海楼教堂的塔尖和电厂的大烟囱以外，周遭地区都是一片荒凉。每到望海楼教堂的钟声

敲起，电厂值班的工人听得特别清楚，有的工人连忙用右手指划一个十字，表示他们的感激和虔诚，要不是靠了教堂的引荐，他们怎么能吃上这碗饭呢？有的工人却暗自咬牙，想着为什么处处受洋人的拿捏，在这儿受这份穷罪。他们在高大的电厂楼房里干完活，出来却要踏着荒野到周乔庄一带去住。他们的住房都是用炉灰大焦子块砌起来的窝铺，冬不抗寒，夏不避热，有的一家老少三四辈只睡在半间房那么大的土炕上。人们能不恨吗？人们是恨得牙痒痒的。

教徒在电厂工人里起着统治的作用。这里，我们只说两个人。一个是宗子明，一个是李寿山。

宗子明名义上是在锅炉房看水，其实是干拿钱不办事的一霸，绰号宗胳膊。是一条单臂虎，那条胳膊是跟人家打架打下来的。他父亲在五十年前就信奉了天主教，和当时望海楼神甫养的一位打手是把兄弟，两个人勾结起来，称霸一方。据说在群众起来，火烧望海楼的那一天，宗子明他爹也被约进教堂里来，帮着神甫们守堂，手持洋枪，打死了不少穷人。后来他怕人们报复他，就逃往外地去了。留下他儿子宗子明，还在这一带晃荡。神甫自然是另眼相看。到“电灯房”来，就是神甫荐来的。一来就是圆牌，拿头等工资。对人是张口就骂，动手就打，连把头都仇他一头。

李寿山也是神甫荐来的，给比图佬“傻魏”做总管，随后便当了大管事。这小子见钱眼黑，认钱不认人，长的

瘦癯癯的細高个，一臉小碎麻子，肉皮一松，麻子乱动，主意最多，就是把头給比国佬送礼，也得有他一份，不然，他給穿个小鞋，准保讓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大家給他賀了个外号叫李麻子。李麻子立下規矩，誰要想吃电厂这碗飯，不通过他不行。通过他先送兩袋洋白面，或是送对三錢多重的金戒子。

有回，在望海楼教堂做完禱告，李麻子跟宗胳膊走在一塊了。宗胳膊說：“大哥，您給想想法子，讓我二弟也进电灯房吧。听說現在沒空。”

麻子李的麻臉一松：“兄弟的事，你交我啦。好办，好办！”

他的主意真多，到了总管办公室，指手划脚的分配完杂役的工作，他兩只猫眼就緊着扫一个姓侯的，这人不是教友，他早相准他了。

不大会儿，姓侯的跟另外两个伙伴来了，路过这里。李麻子把他們吆喝住：“来呀，有点事給办一下。”

姓侯的他們不敢怠慢，連忙过来問：“李管事，嘛事呀。”

“今天上午你們到后边总管院里打扫院子，把土箱倒了。完了事再进車間干活。”

“李管事，車間的头不知道，活等着做呢，請您老另找人吧。”

“你們头不知道，那没关系，就說我叫你們干的。快去！快去！”李麻子不乐意啦，肉皮一緊，麻子直动。

老侯他們一看，非去不可啦，只好先到比国总管的院子里来。一进門正看見一个穿着华丽睡衣的女人，涂着一臉脂粉在那儿聞花香呢。三个人沒敢过去，再一看牆角上的土箱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那里有土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老侯觉着不对味儿，連忙問那二位：“这是叫咱們干什么来了，李麻子这小子餵主意可多。”

“反正是福不是禍，是禍逃不过。咱們快去車間吧。武大郎盤杠子，可別兩头都够不上呀！”

“对。反正是搬倒葫蘆洒了油，要找碴，咱們等着吧。”这三人連忙赶回車間去了。

李麻子笑不及及的，溜进后院来了。見了总管就說：“总管，您看見剛才那三个工人了嗎，他們上班不干活，跑这儿看她来了，这些小子們不是好人。”說着直用眼睛斜那女人。

那女人是南市的暗娼。是李麻子給找来的。她明白李麻子意思，就說：“这些臭小工子，饞猫的眼睛，瞧这盯我的劲儿！”

比国佬犯醋劲了。当时和李麻子說：“把他們三人給我开除出厂！”

第二天，宗子明的弟弟宗秃子上班了。这天晚上，望海楼教堂里，李麻子又和宗胳膊見了面。宗胳膊张嘴先道謝：“大哥，多亏您了！兩袋面，我讓秃子給您送过去。”

“嗨，自家哥們，說这些干什么。”其实，李麻子的算盤可打的紧，这一回不是兩袋面，是六袋面，他另外还上了两个人！